

别。如果说老乌代表的是上海精致、文艺、带有国际视野的一面，那么老汪则回归到了最本土、最日常的市民生活。

但有趣的是，老汪并非一个完全没有生活情趣的“糙汉”。“老汪是一个蛮有生活情趣的人，他会去逛花鸟市场，会写书法。”周野芒认为，这恰恰是老一辈上海市民的真实写照。在长年累月固定的上下班节奏中，他们会想方设法挤出时间，去画画、写字、钓鱼、逛集邮市场，为枯燥的生活增添色彩。

“我曾经很喜欢集邮，喜欢逛集邮市场，”周野芒回忆起自己的经历，“那时候市场在肇嘉浜路，我看到那些退休的或者还没退休的工人赶过来，那就是一种生活的调节。人需要这样的。”

这种“调节”，正是上海男人“腔调”的来源。即便生活空间逼仄，环境纷乱，他们也要想办法活得体面。“以前有句话叫‘宁要浦西一张床，不要浦东一套房’。我们家就是这样的，脸贴脸生活，只有一间房间呀。”周野芒回忆说，“由于环境局限，我们不得不产生能够适应这个土地的生长方式。哪怕就在这么小的地方，也要找到体面做人、有腔调的方法。”

这种“有腔调”，在电影里也体现在一碗菜肉馄饨上。馄饨本是“实惠”的代名词，随便一



上图：周野芒经常锻炼身体保持良好状态。

裹就能饱腹。但当老汪情到浓时，兴趣来了，包起馄饨来也讲究得很：馄饨皮要黑皮子，肉糜要用漂亮的五花肉，菜要最好的小莱心，汤要放鳝鱼骨头大筒骨一起熬……配菜则有油爆河虾、四喜烤麸——这些精美的家常小菜一上桌，一碗朴实的馄饨，瞬间就有了仪式感，变得“有腔调”，变得“讲究”起来。

这就是上海男人的哲学。“人需要讲究的，人是有安排的。我们对生活仔细，我们对生活有安排，我们对生活讲究，而不是那种不拘小节，随波逐澜，今朝有酒今朝醉。”周野芒说，“上海人还有一句话叫‘脚踏西瓜皮，滑到哪里是哪里’，但其实心里是非常清楚知道方向的，知道自己要怎么活。”

在表演上，周野芒也用细腻的设计区分了老汪与老乌。老乌的腔调是外放的，体现在谈吐和社交仪态上；而老汪的腔调是内敛的，藏在日常的琐碎和关键时刻的讲究里。这份对生活细节的尊重，让老汪这个角色超越了“为儿奔忙的父亲”这一设定，变得立体又可爱。

“我自己拍得比较满意的一段戏，是跟茅善玉饰演的美琴一起吃饭。”电影里，老汪和美琴本是为各自的儿女联络相亲吃饭，没想到坐定下来，发现儿女都托词没空来。“结果只剩他们两个老的——其实老汪当时心里也有一点憧憬，觉得孩子不来也蛮好的，没有人打搅他们——这种复杂的、点点滴滴的、小的感觉出现，对这个人物是有帮助的。”

是“让老婆”不是“怕老婆”

当被问及外界对上海男人“怕老婆”的刻板印象时，周野芒笑着纠正道：“我觉得上海男人不是怕老婆，是让老婆。所以北方女人找老公一定要去找上海男人呀！”在他看来，“让老婆”的本质是尊重理解女性。

“上海男人温柔、仔细、体面，给人留情面，对女性的感受会比较细腻了解。”他进一步解释，“这种‘让’并非懦弱，而